

(續上期)

Zürcher 的書中並附有一些翻譯，如「高僧傳」中的慧遠傳記、鄒超的「奉法要」、支遁的一些短文，和「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中一部份。

在中國佛學的辭書方面，Heinrich Hackmann 很做了一些功夫，他編了一本「中國佛學的解釋的辭書：中文——梵文——德文」(Erklärendes Wörterbuch zum Chinesischen Buddhismus, Chi-

式的。在宗教方面，西方一直是耶教的世界，德國自亦不例外。東方的宗教，與德國人的關係極為淡薄。即大教如佛教者，其在德國漸受注意，恐怕還是近年的事。要留意這裏所謂佛教漸受注意，是放寬尺度而言。或者說，這種注意，只是止於外表上的學術研究或文物觀摩而已，如大學研究所與博物館一類所從事的。至於要在生活上養成一種佛教信仰的氣氛，在心境上表現一些與佛教相近的意趣，那却是另外一回事。就筆者所了解，就心境或生活情調來說，東方文化（當然包括佛教在內）對德國人來說，



德國之佛學研究

吳汝鈞

nesisch-Sanskrit-Deutsch)。他只作成了手稿，其後經 Johannes Nobel 整理出版，計十二冊。⑥書中未有附明是何時出版，想是多年前的作品。如書名所示，書中順漢字拼音次序編排各詞，附有梵語對照，然後是相當詳盡的德語解釋。此書的編法，有些類似日人荻原雲來的「梵和大辭典」。

十二、有關德國的佛教活動

德國是一個西方國家，德國人的信仰與生活各面，都是西方

還有很長一段距離，還是相當神秘。

雖然如此，德國的佛教活動，還是值得報導的；其重點仍然在禪的修習方面。這自然不能和日本一類的國家相比。故我們在上面仍說禪的宗教活動，在德國仍然是門庭冷落。下面即簡單地介紹一下德國的佛教徒及其活動。

在慕尼黑(München)近郊有一歐洲著名的佛教協會，其中有信徒約三百人。又在史圖格特(Stuttgart)市內，有一德印協會，其中的會員，大部份是印度佛教徒。他們對禪佛教却具有濃厚

的興趣，有時亦舉行坐禪的聚會。不過，他們對禪的興趣，主要不在「修心養性」方面，而卻以禪為一種治療精神病痛的法門。其中一些會員，正是我們在上面提到過的 *Dürkheim* 的病人；他是一個善於以坐禪的方式來治病的精神療病專家。另外，在西柏林有兩間佛教寺院，其中一間是由日本本願寺（淨土真宗）所支持的。此中的信徒，常念誦「南無阿彌陀佛」，誠心於希冀他力迴向。另外那間則是錫蘭小乘佛教徒所創立，內中的德國信徒，常穿黃衣，在涅槃像前誦讀巴利文的經典。據說西柏林的佛教協會擁有會員三千之多，是散落地分佈於德國各地的佛教協會中最大者。

自鈴木大拙把禪介紹到西方以來，有更多的德國人參加這種宗教活動。他們的興趣不大在哲學義理方面，而却在那種使人精神穩定的生活方式。類似的生活方式，例如坐禪，本不限於禪佛教本身，在南方小乘佛教與瑜伽派中亦是存在的。德國信徒對這些分別都未有強烈意識到。在一般的歐洲人心目中，這些信徒（不止是德國的）是疏離社會的一羣。或者可以說，他們是對西方近代文明產生不滿與厭倦，而有疏外感。

隨着禪而來的，或深深地染上禪的色彩的，是茶道與花道、琴瑟與日本的能樂的生活。這些東西在歐洲亦有流行。女性多喜茶道與花道，有文化修養的則接近琴瑟與能樂。德國一個稱為 *Frau Herigel* 的女士即寫了一本論花道的本原的書，很受當地的人歡迎；在首都波恩（*Bonn*），亦有花道協會的設立。

德國佛教活動的另一種表現方式，是在博物館中進行。這是佛教文物的彙集場所，加深人對佛教的認識。事實上，德國的博物館在搜集佛教的宗教文物方面，出過很大的努力。據筆者所知，慕尼黑的規模宏大的藝術館（*Haus der Kunst*），去年底即展出過「西藏」一專題。那是一個了解西藏宗教特別是佛教的儀容的一個好機會。展出的材料相當豐富，特別是那些與佛教、啦嘛教有密切關連的宗教用的衣飾、器皿、書籍、繪畫等等。又在民族文物博物館（*Museum für Völkerkunde*），亦展出亞洲各國的文物，其中的主體，即是佛教展覽。其中包括印度、西藏、尼泊爾

、泰國、緬甸、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蒙古、中國和日本的佛教文物。就中又以日本方面的搜羅得最齊全，包括高達近六公尺的一座巨型的阿彌陀佛像。

這種題材的展覽，在德國其他較大的都市中亦有進行，例如漢堡與柏林。

十三、結語

以上我們分十二部份介紹了德國的佛學研究。遺漏的恐怕不少，特別是小乘經論的研究方面。不過，筆者目前的環境，實不容再作進一步的探究。故我們要在這裏作一總結，以結束全文。

我們的總的印象是，德國的佛學研究，還是走文獻學的方法論一路。語文與書目知識，仍是研究的兩個基本支柱，尤以前者更被重視。而目前德國的佛教學者，不少在心態方面仍偏於由文獻學所導出的專家研究的傾向^⑩。

這似不能不使人感到有點失望。文獻學的知識固然重要，但它的意義畢竟亦只限於是一套裝備，是到達目的的一種方便法門，它本身不是目的。目的還是哲學義理，或深一層來說，是實現真理，完成生命^⑪。德國向有哲學王國之稱；德國哲學，近世以來，成了西方思想的主流；即前些時流行的存在主義思想，亦主要由德國的哲人來倡導。但德國學者研究佛學，却偏重文獻，而少以其自家的輝煌的哲學成果來作參考，以滲透入佛理。

不過，筆者相信，德國學者本着其本有的卓越的哲學智慧，從義理一路來探究佛理的精髓，這道門始終是開着的。事實上，德國哲學基本上雖是積極的理想主義情調，但亦有不少大哲，其思想中具有類似東方思路的成素；而黑格爾的辯證法，就透過矛盾的統一以臻於更高的境界一點言，實與東方特別是佛教的方法論很有可相比較之點。以下我們即就此點畧為闡述一下。

基督教在中世紀在德國的表現，是德國神秘主義（*deutsche Mystik*）。這派思想有強調人與神的平等性的傾向，與傳統基督教的強調神的超越性大異其趣。（參閱註^⑫。）這派的領袖 *Meister Johannes Eckhart*（1260-1327），是一個有深邃思想的

人物。他以為，在世界創造以前，神自身亦是一個無。在被造的世界上，神才對自身起自覺。一切都在神中，與神共在，而歸一於神。重要的是，他以為，在血緣上，神與人是同質的；在我們的心靈中，有神之業、神之力在作用着，這即是所謂「心之火花」(Funken der Seele)。實際上，Eckhart並不乏一種形而上的宗教的情操，他只是極力強調人心靈中的崇高的自由精神而已。這種宗教觀顯然是接近東方的。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他把上帝的神格(Gottheit)，降而為「無有」，這頗有超越乎相對的有無善惡之上的絕對無有之意，這與佛教特別是禪宗所強調的「無」一觀念，很有相通處。

雅斯培(Jaspers)是一個很能以同情的心態來認識東方的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他相當了解佛陀及大乘的教理，曾撰文寫佛陀及龍樹的傳記及論述其思想。他以龍樹、無著、世親、陳那及法稱為佛教的五大哲學家。不過，我們這裏要論述的，却是另一德國的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Heidegger)。

海德格的思想，在人生存在的歸宿一點上，有近於東方思路的。據說他自己曾明言他的思想與老子及禪相近。他曾喟歎現代人常生活於一種無歸宿的狀態(Heimatlosigkeit)中，但他並不流於悲觀。在一篇題為「在故鄉之夕的演說」(Ausprache zum Heimatabend)的小品^②中，他說：「人似乎正在把自己置入無歸宿的狀態中，或許那與歸宿(相連)的連繫(物)，正自現代人的存在中消失掉。」但他繼續說：「不過，可能亦在那個迫人的『不像個歸宿的狀態』(Unheimische)中，正醞釀着一種對於歸宿的新的關係。」這歸宿(Heimat)到底是甚麼呢？海德格明言它即是「在吾人的存在的核心，使我們挺立起來的東西」(was uns trägt im kern unseres Daseins)。在東方的思路看來，這歸宿實是使人成其為人的生命的本質。在佛教來說，實是我們本具的佛性、如來藏，實是禪宗的所謂「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是「祖師西來意」。海德格所關心的和要恢復的，實在是此。雙方的內容或有異，但其層面却是一樣。

在另外一篇題為「關於 Abraham A Santa Clara」(über

Abraham A Santa Clara)的演說^③中，海德格談到超越死亡以獲得覺悟的事。他引述 Abraham A Santa Clara 這個天主教教士的話說(他自己當亦同意這話)：「一個在死亡前死亡(過)的人，在死亡時將不會死亡。」(Wer stirbt, ehe er stirbt, der stirbt nicht, wenn er stirbt)這在表面上看來是矛盾的話語，實含有很深遠的人生意義。這實表現出一種要超越死亡而臻向永生真理的人生智慧；這歷程是一個辯證的發展。第一個死亡是生命的事；第二個死亡是一種超越生死的二元對反(生死苦海)的修行的事；第三個死亡仍是生命的事；第四個不會死亡則是解脫，是精神不死。這與禪宗的「大死」、「大死一番」、「大死底人」一觀念是同一形態。這是克服了生死苦海層而來的一種心靈狀態，是覺悟的獲得，故稱「大死」。「大死」即是「大死大活」，即是「絕後再甦」，即是不死。這是「死而不死」的奇詭過程^④。

海德格的思想，在重要問題上，與佛學不無會合處。

筆者列舉這些事項，目的只在表明，德國人的思路，與東方特別是佛學，並不是沒有通道的。故德國的佛學研究，文獻而外，在義理方面開出一坦途，是可預期的。

事實上，德國方面一些極少數學者亦曾在這方面做過些研究。以研究日本宗教著名的 W. Kohler 即謂禪是一種「沒有投影的宗教」(Religion ohne Projektion)。這是透過比較宗教學而對禪佛教所下的定義；其意思是禪作為一種宗教，沒有所依據的經典，沒有住着的教義，也沒有可歸止的神或佛，但它却是一種宗教。這其實是透過消極的方式來表示禪的主體自由的徹底性。

另外一個德國學者 Hans Waldenfels，致力於東西方宗教思想的比較研究，其中尤以佛教與基督教為主。他居住日本有年，在東京和京都兩地，研究當代日本大哲西田幾多郎(1870-1945)及其領導的京都學派的哲學^⑤。他又隨日本目前最卓越的哲學家西谷啓治習過空之哲學，並廣泛地與西谷的弟子們論學，如阿部正雄、上田閒照、辻村公一等。西谷屬京都學派，是西田哲學的傳人。Waldenfels 將他的研究結果，總結在其所著「絕對無：基

於佛教與基督教的對話者」(*Absolutes Nichts. Zur Grundlegung des Dialogs zwischen Buddhismus und Christentum*)一書中；全書分三部份，而置其重心於以基督教為參照來介紹西谷所了解的空與無的哲學，那是以龍樹與禪為主。此書出版後，大受日本思想界的注意，認為這是德國學界主動了解東方而積極地要溝通東西方思想的良好開始。^{⑦⑥}日本思想界人士近年好談東西方的遇合(*Begegnung, Encounter*)問題，但總是自彈自唱而已。這書的出版，無疑顯示出西方學界在這方面的積極的反應。Waldenfelds的其他有關著作，尚有「從善言的神看靜默的無：日本京都學派中佛教與基督教的對話」(*Das schweigende Nichts angesichts des sprechenden Gottes. Zum Gespräch zwischen Buddhismus und Christentum in der Japanischen Kyōto-Schule*)、「絕對無：對西田幾多郎及京都學派哲學的一個中心觀念的初步考察」(*Absolute Nothingness.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on a Central No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Nishida Kitarō and the Kyōto School*)、「禪定：東方與西方」(*Meditation-Ost und West*)、「日本佛學中的祈禱」(*Das Gebet im Japanischen Buddhismus*)及「佛教中的言說與無言說」(*Wort und Wortlosigkeit im Buddhismus*)等等。

筆者這裏自然無意詳細介紹Waldenfelds的研究成果，而只想表示一點，在他的工作中，實表現出一種同情的心態和積極的意向，要在思想方面打通東西方的隔膜。不過，由於學術環境的因素，西方學者（自然包括德國方面的）要進行這種有意義的工作，目前還不得不借助日本的學術界為媒介，才能有較可觀的成績。筆者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種研究的方向能不斷擴大，致不但能形成一種學術風氣，更深更廣地開拓佛學的天地；且亦能透過東西方各大宗教的遇合，共同合作，發揮其自身的特有的長處，以解救現代文明中人類的種種困擾與苦惱。

一九七八年春寫就於西德漢堡。

(完)

附註

^{⑥⑨} 此一辭書，依第一冊所言，將分十二小冊出版。但筆者於漢堡大學圖書館只見前六冊，其餘六冊想亦早已出版。

^{⑦⑦} 例如漢堡大學的印度學與佛教學學者L. Schmithausen。筆者見他時，與他談及年來日本學者致力於東西思想的溝通工作，他們很重視西方思想中（特別是基督教神秘主義）與佛教相接近的觀念，認為這些觀念或可作為一橋樑，以開出一條通到東方思想的道路。Schmithausen 似不以為然，他無寧恐怕這種比較的研究，易導致了解上的一些錯誤印象。另外，同校的日本學學者O. Benl，他研究禪學，訓話的意味極為濃厚。他見筆者時，便問研究興趣是在那一本經典方面。我只答以自己只關心佛教中的某些問題，而不是某部經典。這雖是很普通的問話，但由此亦不難看出他的學問研究的方向或歸趨。

^{⑦①} 關於此點，筆者曾詳論於上面提及的「日本及歐美之佛學研究點滴」一文中。

^{⑦②} 該文載於「The Eastern Buddhist」- new series, Vol. 1, No. 2 September, 1966。這是海德格的一篇演說，於一九六一年七月在德國的 Meszkirch 一小鎮發表。這一小市鎮位於德國南部一內湖 Bodensee 附近，後者是海德格的誕生地。

^{⑦③} 該文出處同上。Abraham A Santa Clara 為十七世紀時一個活躍的天主教教士。這篇演說是海德格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對 Meszkirch 的校友聚會發表的。

^{⑦④} 「碧岩錄」第四一則「趙州問死」：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⑦⑤} 西田幾多郎為西田哲學的創始者。他繼承東方形而上學的根本思想，又吸取西歐哲學的精髓，將兩者融合起來，而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他長期在京都研究和講學，而形成一種思想派系，稱京都學派。

^{⑦⑥} 筆者於一九七六年夏離開日本時，已知有人正着手把此書翻譯成英語。目前恐已譯就出版了。